

ISBN 7-80640-108-3
I·1003 定价:18.00 元(上、下册)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李忠清 余一忠 译

全译本

上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安娜·卡列尼娜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李忠清、余一中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福建省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365001)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25 印张 4 插页 810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ISBN 7-80640-108-3

I·1003 定价: 18.00 元(上、下册)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 引自《圣经·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全节为：“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第一部

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勃隆斯基家里全都乱套了。妻子知道丈夫同他们家以前的法国女教师有暧昧关系后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再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一状况已经持续了三天，夫妇两人都感到很难受，一家老小也是如此。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人生活在一起真是毫无意义，在任何一家大店里萍水相逢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比奥勃隆斯基家的人更加亲密。妻子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闭门不出；丈夫已经三天不管家了；孩子们在房子里跑来跑去，无人照料；英国家庭女教师同女管家吵了一架后，给女友写了一封信，请她给她另找一份工作；厨师前一天晚饭时就离开了这个家；干粗活的厨娘和车夫也都要求结账。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奥勃隆斯基^①——社交界都管他叫斯季瓦^②——在同妻子吵翻后的第三天，像平常一样，早上八点钟从睡梦中醒来，不过他这时不是躺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躺在自己书房的精制山羊皮沙发上。他那保养得很好的丰满身体，在沙发的弹簧上翻了一下。接着，他从另一侧紧紧地抱住枕头，把脸贴在枕头上，好像要重新美美地睡上一阵似的，但突然又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了双眼。

“我梦见什么来着？”他回想着刚才的梦。“我梦见什么来着？对了！梦见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③请客。不，不是在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嗯，可梦中达姆施塔特却是在美国。对了，阿拉宾在玻璃餐桌上请客，在座的人都唱着歌，唱的是 *Il mio tesoro*^④。噢，不是 *Il mio tesoro*，而是什么更好听的曲子，还有一些小巧的长颈瓶，那是一些女人。”他回忆着。

① 俄罗斯人的姓名由本人名、父名、姓三部分组成。以本名和父名相称可表示尊敬。

② 斯捷潘的爱称。

③ 德国城市名。

④ 意大利文：我的宝贝。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的两眼欢快地闪着光，他微笑着沉思起来。“是啊，梦中真好，好极了。梦里还有许多美妙的事，那些事无法用言词和思想讲述出来，即使醒着也无法表达。”当他看见从一幅呢窗帘的侧旁投进屋里的一条光带时，他愉快而迅速地把两只脚伸到沙发下面，寻找妻子缝的那双绷着金黄色精制山羊皮的便鞋（这是去年的生日礼物）。同时，他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不动身子，伸出一只手，如果在卧室里，这只手就能拿到他那件挂着的长袍。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他是怎样和为什么睡在书房里，而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皱起了额头。

“唉，唉唉！嘿！……”他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回忆着所发生的一切。他又想到了与妻子争吵的全部细节，想起他难堪的处境和他本人的罪过——这是最令他痛苦的事。

“是啊！她不会宽恕我，也不能宽恕我。而最糟糕的是，我是全部纠纷的根源，我是根源，但我是无罪的。整个悲剧就在这儿，”他想，“唉，唉，唉！”他绝望地自言自语，回忆着这场争吵中对他来说最难过的印象。

最令人不快的是争吵的开端：他看完戏后愉快而满足地回到家里，手里拿着一只准备送给妻子的硕大的梨；在客厅里他没有看到妻子，奇怪的是，她在她的房间里也没有看见她；最后，他总算在卧室里找到了她，她手里拿着那封暴露了他的秘密的、倒霉的信。

在他看来，她，多莉^①永远是心事重重、忙忙碌碌、没有远见。然而，这会儿她却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封信，脸上带着恐惧、绝望和愤怒的表情看着他。

“这是什么？什么？”她指着信问道。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想到这里时，又像近几天常常感觉的那样，认为使他感到难堪的，与其说是事件本身，倒不如说是他回答妻子这些话时的表现。

当时，他的表现就像人们做了一件非常可耻的事，突然被当场发现了那样。他的罪过被发现后，他在妻子面前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处境，而他却未能及时地做出适合他的处境的表情。他本应表示难过，决心悔改，进行解释，请求宽恕，哪怕保持冷淡麻木也行——哪一样做法都比他实际的做法要好，然而他的脸却突然完全不由自主地（“大脑反射”——喜欢生物学的斯捷

^① 达莉娅的爱称。她的全名为达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谢尔巴茨卡娅。

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想)微笑了,这是他惯常的、善意的,因此也是愚蠢的微笑。

事后,他不能原谅自己这一愚蠢的微笑。多莉看到他的笑容时,颤抖了一下,就像感到了剧烈的肉体疼痛。接着她就带着她特有的急躁脾气,说出一连串无情的话语,然后跑出了房间。从那时起,她再也不想看见丈夫了。

“错就错在愚蠢的微笑上,”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想。

“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绝望地问自己,但却找不到答案。

2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是个对自己很诚实的人。他不会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他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感到悔恨了。他现在也不会觉得,他这样一个三十四岁的多情而又英俊的男子不爱妻子(一位五个活着的子女和两个夭折的子女的母亲,比他只小一岁的女人。)是应当忏悔的。他后悔的只是他未能巧妙地瞒过妻子。但是,他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困难,他可怜妻子、孩子和他自己。如果当初他估计到这一消息会使她如此痛苦的话,那他也许会很巧妙地向妻子隐瞒自己的罪孽了。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却模模糊糊地觉得,妻子早就猜到他对她不忠,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他甚至觉得,她的精力已经耗尽,变老了。像她这样的女人,已无风韵可言,平平常常,毫无出众之处,不过是贤妻良母而已。按理说,她应当对他很宽容,而实际上却完全相反。

“唉,真糟糕!哎,哎,哎!真糟糕!”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自言自语地说,但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在这之前,一切是多么好呀!我们生活得多么幸福呀!她因为子女而感到满足和幸福,不管她做什么事,我都不妨碍她,让她随心所欲地照料孩子,操持家务。是的,那女人是我们家的家庭教师,这不好。这太不好了!追求自己家里的家庭教师是有点庸俗,俗气。可她是个多么迷人的家庭教师呀!(他真切地回想起罗兰德女士那双狡黠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再说,她在我们家时,我也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最糟糕的是,她已经……真怪,一切都像是故意跟我作对!哎,哎,哎!我可到底,到底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没有的，如果不算生活对一切最复杂的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作出的那种笼统答案的话。那答案就是：应当根据眼前的需要生活，也就是说，应当忘却烦恼。靠睡梦来忘却是不可能了，至少在夜晚到来之前是这样；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梦中去欣赏长颈瓶女人们唱的那种歌了。所以只能在梦幻般的生活中忘却烦恼了。

“到时候就清楚了，”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自言自语道。接着，他站起来，穿好天蓝色绸里的长袍，把绦带打了一个结，往宽阔的胸腔里深深地吸了口气，两只向外翻着的脚，迈着习惯而有力的步子，轻快地把他那丰腴的身体载到窗前。他拉开窗帘，使劲地摇了摇铃。他的老朋友，侍仆马特维，应着铃声走进来，手里拿着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理发师拿着刮脸用具，跟在马特维后面，也走了进来。

“机关里有公文来吗？”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接过电报，一面在镜子前坐下，一面问道。

“在桌子上，”马特维怀着同情，询问地望了望老爷，稍微等了一会儿后，又狡猾地微笑着补了一句：“车行老板派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望了望镜子里的马特维。他们的目光在镜子里汇到一处，从这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互相间是非常理解的。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的目光好像在问：你为什么要说这话呢？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马特维把两只手插在上衣的口袋里，往旁边伸出一条腿，隐隐地微笑着，静默而宽厚地看了看自己的主人。

“我让他下个星期天再来，在这以前不要白白地来打搅您，不要自找麻烦。”他说的这句话显然是事先想好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明白，马特维是想开玩笑，引起主人对他的注意。他撕开电报的封口，猜测与纠正着电报里常有的译错的词语，读完了电报。他的脸上随即露出了笑容。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①明天要来了”，他请理发师停一下，说道。理发师正在用一只圆润光滑的手在他那鬈曲的长鬓发中清出一条玫瑰色小路。

“谢天谢地，”马特维说道。他的话表明，他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到

^① 全名为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尼娜。

来的意义的理解和老爷一样,也就是说,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心爱的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能够促使他们夫妻和解。

“她是一个人来,还是和丈夫一起来?”马特维问。

理发师正在为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刮唇髭,因此,他无法说话,只是竖起一根手指。马特维朝着镜子点了点头。

“一个人。把楼上准备好?”

“去向达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禀报,问她怎么安排。”

“向达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禀报?”马特维似有疑虑地又问了一遍。

“嗯,去禀报吧。带上这份电报,回头来告诉我她说了什么。”

“您是想试探一下,”马特维明白主人的意思,但他只说了一个字:“是。”

当马特维拿着电报,慢慢地踏着轧轧作响的皮靴,回到房里时,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已经梳洗完毕,正要穿衣服,理发师已经不在。

“达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让我禀告您,她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他,也就是说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说完,眼里含着笑意,把双手插进衣袋里,脑袋歪向一边,目光紧盯着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那漂亮的脸上现出了善良而又有点儿可怜的微笑。

“你说怎么办,马特维?”他摇着头说。

“没关系,老爷,会顺理成章的,”马特维说。

“会顺理成章吗?”

“肯定会。”

“你这样想吗?谁在那里?”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问了一句,他听见门外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

“是我呀,”一个坚定而动听的女人的声音说。接着,保姆玛特辽娜·菲利莫诺夫娜的一张严厉的麻脸从门外伸了进来。

“有什么事呀,玛特辽莎^①!”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一面迎着她朝门口走,一面问。

尽管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在妻子面前是完全理亏的,而且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但几乎家里听有的人都站在他的一边,就连保姆,达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最主要的朋友,也是这样。

^① 玛特辽娜的爱称。

“有什么事呀？”他沮丧地说。

“老爷，您再去认一次错吧。上帝会保佑您的。她非常痛苦，看着她，真叫人不忍心。再说，家里全乱套了。老爷，也该可怜可怜孩子们呀。再去认一次错吧，老爷。怎么办呢！自作自……”

“可她不会听……”

“您就去认您的错。上帝是仁慈的，祈祷上帝吧，老爷！祈祷上帝吧。”

“行，你去吧，”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说着，脸突然涨红了。“我要穿衣服，”他对马特维说完，就果断地脱下了长袍。

马特维像举着牛鞅子那样，举着准备好的衬衣，他吹了吹看不见的灰尘，带着显而易见的愉快心情，把衬衣穿在老爷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3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穿好衣服，往自己身上洒了点香水，整理了一下衬衫的袖子，用习惯的动作把香烟、钱夹、火柴、系着双链并缀有饰物的怀表，分别装进几个衣袋里，又抖了抖手帕。尽管遇上了不幸的事情，他还是觉得自己洁净健康，散发着香气，浑身都感到愉快。他微微抖动双腿，走进了餐厅。餐厅里已经摆好咖啡，等着他来享用。咖啡壶旁边放着信件和机关里的公文。

他读完了信件。有一封信使他很不愉快。这是一个商人写的，他要买下他妻子庄园里的树林。这片树林是必须卖掉的，但是现在，在与妻子和好之前，是谈不上了。这件事中最令人不愉快的原因在于，这种金钱问题将与他所面临的同妻子和好的事搅在一起。一想到他会出于金钱的考虑，为了卖掉这片树林而寻求同妻子和解，他就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读完信函后，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把机关的公文挪到眼前，迅速地翻阅了两份文件，用一支硕大的铅笔做了几处批注，然后推开公文，开始喝咖啡。在喝咖啡时，他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起报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订阅的是一家自由派报纸，这家报纸的观点并不极端，它所持的方向为大多数人所赞成。尽管他对科学、艺术、政治本身并不感兴趣，但他坚决拥护大多数人和他的报纸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并且

只有在大多数人改变了这些观点之后，他才改变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他改变了观点，而是观点自己在他头脑里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既不选择方向，也不选择观点，而是这些方向与观点自己跑来找他，正像他不选择帽子或礼服的式样，而购买流行的款式那样。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生活在特定圈子里，有某种思想活动（这种思想活动通常在成年时得到发展）的要求的人来说，必须拥有观点，就像拥有帽子一样。如果说他比较喜欢自由派思想，而不太喜欢他那个圈子里许多人所拥护的保守派思想有什么原因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派思想比较明智，而是因为自由派思想更加符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派说，俄国的一切都很糟糕。这是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负债累累，钱总是不够花；自由派说，婚姻是一种过时的形式，所以必须改革婚姻制度。这是真的，家庭生活很少使他感到愉悦，反而迫使他去撒谎和装相，而这些与他的本性是完全相反的。自由派说，或者巧妙地暗示，宗教只不过是套住一部分野蛮居民的笼头。这是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就连时间很短的祈祷也无法坚持到底，他总是觉得两腿酸痛，他无法理解，既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很快活，这些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可怕而冠冕堂皇的话又有什么用处。除此之外，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喜欢开愉快的玩笑。有时他会说，如果要以血统为自豪的话，那就不应该只追溯到留里克^①，而排斥人的始祖——猴子。当这些话使老实人感到难堪时，他就很开心。自由派思想就这样成了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的习惯。他像喜爱饭后吸一支雪茄烟那样喜爱看他的报纸，因为报纸可以在他的头脑里生出一片薄薄的雾霭。他读完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文章说，现在有人在叫嚣，似乎极端主义有吞掉所有的保守分子的危险，似乎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镇压革命的许德拉^②；这种号叫是毫无意义的。文章中还说，恰巧相反，“在我们看来，危险并不在于臆造的革命的许德拉，而在于阻碍进步的顽固的传统”，等等。他还读了另一篇关于财政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边沁和穆勒^③，并对财政部进行了讽刺。他凭着

① 俄国编年史中古代瓦兰人的军事首领，后被诺夫哥罗德人拥立为大公，成为俄国留里克王朝的第一任君主。

② 希腊神话中的多头小蛇（一译海德拉），据说这种小蛇有100个头，在蛇头被砍掉处，还能长出新的蛇头。

③ 边沁（1748—1832）英国社会学家。穆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

自己特有的机敏，弄清了文章中每一句尖刻的俏皮话的含义：这些话是谁说的，针对的是谁，是因为什么事情说的。像平常一样，这给他带来了一种乐趣。但是，当他想到玛特辽娜·菲利莫诺夫娜的劝告，想到家里的事情如此不顺利时，他今天的这种快乐感觉就消失了。他还从报上读到，据传贝斯特伯爵^①已去了维斯巴登^②，以及根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一个年轻人求职等等。然而这些消息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给他带来平静的讥讽的乐趣。

读完报纸，喝完两杯咖啡，吃下一片涂黄油的面包后，他站起身来，抖掉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挺了挺宽阔的胸膛，愉快地微笑了一下。这倒不是因为心里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他那愉快的微笑是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但是，这愉快的微笑立即使他想起了他的处境，于是他又沉思起来。

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说话声（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听出，这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亚的声音）。他们在搬动东西，把什么东西弄翻在地上了。

“我说过，不要让旅客坐在车厢顶上，”女儿用英语喊道，“你去捡起来吧！”

“全都乱套了，”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想，“竟让孩子们自己到处乱跑。”接着，他走到门口，朝他们喊了一声。他们扔下当火车玩的盒子，走进父亲的房间。

深受父亲宠爱的女孩，大胆地跑进房间，抱住父亲，接着又嬉笑着，像平时那样搂住了父亲的脖子，他的络腮胡子散发出的熟悉的香水气味，使她非常高兴。最后，女儿吻了吻他那因为弯腰而涨得通红，因为温情而舒展开的脸，松开双臂，想要跑开，但是父亲拦住了她。

“妈妈怎么样？”他一面问，一面用手抚摩着女儿光滑、细嫩的脖子。“你好，”他朝向他问候的儿子微笑着说。

他早就意识到，他不太喜欢男孩子，所以总是尽量做得一视同仁，但是男孩子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并没有用微笑来回报父亲冷淡的笑容。

“你问妈妈？她起床了。”女孩回答。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叹了一口气。

“这就是说，她又是一宿没睡。”他想。

① 贝斯特伯爵（1809—1886）奥匈帝国首相，俾斯麦的政敌。

② 德国城市名。

“那么，她高兴吗？”

女孩知道，父亲和母亲吵架了，母亲不可能高兴，父亲应当知道这一点，他这样轻松地问到这些，只是在装样子。她为父亲脸红。父亲立刻看出女儿在想什么，他的脸也红了。

“不知道，”女儿说。“她没叫我学习，叫我跟古丽小姐到外婆那里去玩。”

“那你就去吧，我的坦秋罗奇卡^①。哎，对了，你等一会儿，”他仍然抱着她，抚摸着她那细嫩的小手，说道。

他从壁炉上拿来一盒前一天放上去的糖果，挑了两块她喜欢的糖——一块巧克力糖和一块软糖，递给她。

“这给格里沙吗？”女孩指着巧克力糖问。

“对，对。”他又抚摩了一下她那瘦小的肩膀，吻了吻她的发根和脖子，然后才放开了她。

“马车备好了，”马特维说。“有一个女人求见，”他又补充了一句。

“来了很久吗？”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问。

“大概有半个小时了。”

“跟你讲过多少遍了，要你马上报告！”

“可总该让你把咖啡喝完吧，”马特维用一种叫人无法生气的，友好而又粗鲁的腔调说。

“行了，快去请进来，”奥勃隆斯基懊丧地皱着眉头说。

请求接见的的女人是卡利宁上尉的妻子，她提出一个不可能满足的、毫无意义的请求，但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按照自己的习惯，仍然请她坐下，认真地听她说完，从未打断她的话。他还不厌其详地建议她应该去找谁，应该怎样称呼那个人。他甚至还麻利而得体地用他那粗大、飘逸、漂亮、清晰的字体，给那个可以帮她忙的人写了一封信。把上尉的妻子打发走后，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拿起帽子，但又停下来，想了想是否忘掉了什么。结果发现，除了他想忘掉的妻子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忘掉。

“哎，对了！”他垂下头，那张漂亮的红脸上出现了苦恼的表情。“去还是不去呢？”他问自己。这时，内心的声音告诉他，不应当去；这样做只能是虚伪，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什么；改善与修复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把她再变成令人着迷的窈窕淑女，也不可能把他变成不能恋爱的

① 塔尼娅的爱称。

老头儿。现在，除了虚伪和谎言，什么结果也不会有，而虚伪与谎言却为他的天性所不容。

“但早晚是要去的，总不能就这样下去。”他对自己说，同时尽量给自己壮胆。他挺起胸膛，取出一支烟卷，吸了起来，喷出两口烟后，就把烟卷扔在珠母贝壳烟灰缸里，疾步穿过客厅，打开了通向妻子卧室的另一扇门。

4

达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一件短上衣，她原先那头浓密的秀发已经变得稀疏了，现在扎成辫子盘起来，用发针别在后脑勺上。她面颊凹陷，两只因脸部消瘦显得大而突出的眼睛充满惊恐的神情。她站在满房间乱扔的东西当中，对着敞开的小衣柜，从里面往外拿东西。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后，她停下来，眼睛望着房门，很想摆出一副严厉而轻藐的样子，却又做不到。她觉得自己怕他，也怕眼前的这次会面。刚才她正在试图做的事，在最近三天中她已试着做过十次了：她想挑出孩子们和她自己的物品，把它们运到母亲那里去。这一次她又未能下定决心。而现在，她又像以前那些次一样，对自己说，不能这样下去了，她应当采取措施，惩罚他，羞辱他，报复他，哪怕抵偿他给她造成的痛苦的一小部分也好。她仍然还在说，她将要离开他，但她感觉到，这是不可能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她无法摆脱把他看成自己的丈夫并且爱他的习惯。此外，她感觉到，如果在这里，在自己家里，她才勉强能够照顾好自己的五个子女，那么当她带着他们到了外面之后，他们的日子会更加难过。更何况在这三天里，最小的孩子已经因为吃了坏的肉汤而生病了，其他的孩子昨天也几乎没有吃饭。她感觉到，离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她欺骗着自己，仍然在挑选东西，装出要走的样子。

她望了一眼丈夫后，把两手伸进小衣柜的抽屉里，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只是当他走到离她很近的地方时，她才回过头来看他。她想让自己的脸上冷峻而坚定的表情，但是她的脸上却露出了张皇和痛苦的神色。

“多莉！”他胆怯地轻声说。他把头往肩膀里缩了缩，想做出一副可怜而恭顺的样子，但他依然容光焕发，显得很健康。

她用迅速的目光把他那精力充沛的健康身躯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是